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廿五.

下午，為了躲避威瑪，也為了安排出硯，我去找老馬。他又泡在吳先生的餐廳裏，老劉也在座，一見到我，他們就叫著：「朱大仙來了！」我問起老王那個老光棍，他們互做神秘的一笑。老劉說：「他在相親！」

「好呀！要脫離苦海了。」

「可是地獄在望哩！」

「難得你來救苦救難，口聊不如手聊，手聊實惠！」老馬打斷了話題。

我實在不解，說：「你們成天打牌不覺得膩嗎？」

「成天打？那有那麼好命！我們一天只打一次而已！」

他們開的商店專賣進口小禮品及女裝，主顧幾乎全是女性，太太們忙得抽不開身，先生們又幫不上忙。樂得幾個人一碰頭，便湊一桌麻將，等到太太們下了班，再換一批人馬繼續打下去。

「觀身是苦！人生不打麻將做什麼呢？」這是老馬的口頭禪：「電影電視看不懂，外國朋友走不動，有閒太太不放心，錢多偏偏沒處用。為了發揚中華文化，只有打麻將。這叫幸福人生，皆大歡喜。」

老劉專門喜歡跟老馬唱反調，他說：「今天星期六，咱們就不要打了，太太們正在清理店舖，（巴勞工法規定商業時間必須和一般辦公時間相同。）等她們來了，帶著孩子們一起去郊遊，聽朱蓋仙蓋一蓋！」

老馬怏怏不悅：「郊什麼遊？還不如到我家院子裡乘涼！那幾棵老樹，比什麼都有靈氣！」

「說得好聽！每次到你家院子乘涼，你就說乘涼不如打麻將！」老劉其實也是個標準的牌迷，只是嘴巴硬，不肯承認。

「本來嘛！我們不打麻將能做什麼？」

「你們到巴西來幹什麼？好像是為了打麻將而來！」我點了他們一句。

「得了吧！我們是俗人，你別笑話！」

「俗人該在功名利祿裡打滾，我還在追求真理，你們卻比我看得更開，打打麻將，逍遙的過日子，你們才是真正的嬉皮神仙！」

「那倒好，我是馬大仙，他是劉大仙，一個豬大仙再加一個蜈蚣大仙，都是妖精！」老馬說著，自己也笑了起來。

大家想著都好笑，老劉還要氣吳先生，說：「什麼蜈蚣大仙，他該叫烏龜大仙！」

吳先生捏了他一把，老劉大叫：「烏龜大仙在使妖法！」

老馬也加一句：「你們倆半斤八兩，為什麼不用你的角戳他！」（註：巴西俗稱戴綠帽子為角。）

老劉便對吳先生說：「他會罵人，我們不必抓他的小辮子，可是我們得懲罰他。今天做什麼都可以，就是不打麻將！」

吳先生舉起雙手說：「擁護我們的角大王，今天去郊遊。」

這幾位太太，又能幹又賢慧。老爺們說一是一，絕無異議。於是做了些三明治，帶了酒水，開了兩部旅行車，沿著海邊奔馳。

開不了多久，先生們又吵開了。這時才三點鐘，太陽正烈。老馬主張去俱樂部，老劉便堅持要到海邊。老劉說：「你的心思我還不知道？到俱樂部一坐下來，不是打麻將，就是打撲克，今天偏不讓你如意！」

吳先生也說：「今天讓他手癢個夠！明天我再給他吃巴掌！」

「明天也不打，讓他癢上七天！」老劉說。

找了半天，海邊難得有蔭涼之處。老劉嘴巴雖硬，白白嫩嫩的皮膚卻經不住考驗。他東看西看，看中了一棵大樹，我們把車停在樹旁，太太們便忙著把吃的搬了出來。

孩子們高興得不得了，早跑得不見影子了。老劉呼吸著新鮮空氣，得意地說：「你們看，這裡多好，只可惜沒有坐的！」

老馬悶不吭聲，在他車中取出幾張折疊椅，老劉見了說：「這還像人，恕你剛才之罪！」

太太們又抱怨了，嫌食物沒地方放。老馬胸有成竹地又搬出一個活動方桌來，這才快快樂樂地大吃大喝。

他們對我的神仙生活都嚮往不已，一再問長問短。我礙著太太們在場，隨便講了些趣事，最後我說：「最近我想離開那裡。」

「為什麼？神仙做膩了？」

「做神仙要清心寡慾，他們現在吵著要做生意，倒不是自命清高，我也認為應該隨遇而安。問題在這些人搞不清他們在追求什麼，與其留下來跟他們瞎混，倒不如做些對自己有意義的事。」

他們也同意我的看法，大家沒有話說了。老劉的哈欠一個接一個，吳先生把剩下來的吐司切成小塊，輕輕捏著，用中指去觸摸。老馬笑著說：「是白版！」

「不！是九筒！」

「算了吧！賭什麼氣！上我家打麻將，算我錯啦！在這裡浪費大好光陰多可惜！」

老劉兩眼一翻：「只怪你考慮不週！桌椅齊全為什麼不帶副麻將來？」

老馬說：「撲克牌車裡有，打『布拉枯』（作者註：巴西的一種遊戲，兩副牌混合，打法介於麻將與橋牌之間）如何？」

「不行！打麻將，我奉陪，否則我寧願睡覺。」

「就等你這句話，本山人早就虛位以待了。」

老馬發出了勝利的笑聲，其實，麻將籌碼，早就準備齊全。這又是他的人生哲學，萬事有備無患。